

荆川先生文集

六

蘇子初

PDG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荅夏桂洲相公

順之至愚陋曩在猷畝蒙恩召用繼以狂瞽蒙恩罷歸皆在明公秉鈞之時則是其進也蓋辱明公之節取而汲引其退也蓋辱明公之委曲以保全雖明公陶鑄庶類本不私于一物而樗材得此則竊自愧幸以爲過分顧迂狂成性動自罹咎其始旣無以副節取汲引之心矣尚幸有犬馬餘生山林精力誦詩讀書竊古人而冀自淋則所以報明公保全之厚者或在乎此而不敢不勉也順之竊聞古之大臣進也以

道所以濟時而亦所以正志退也。以道所以正志而亦所以濟時。顧進則濟時之功顯而退則濟時之意微。伏惟明公去相之微意，所以勵不可奪之節，立天下廉恥之坊，而有裨于聖明之治者，蓋亦多矣。易有之漸于陸之上六，不居其位者也。其繇曰：其羽可用爲儀，固不獨自潔其身而已。人皆謂明公進而當軸以濟時也，某謂明公退而高尚以濟時也。雖然，明公與國爲體，恐未能忘江湖之憂。而聖主眷懷耆舊，亦恐不能得久遂東山之卧耳。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
如春風所扇不間於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
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
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于聞達且誦習徒知泥
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爲
國士收于衆棄揚彼王庭況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
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
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爲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
羽翼之班自揣既爲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
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嘖笑不以假人惟當宁信明公

之激揚而知其顧盼必能得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
雖荐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于口而受知思
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
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罄葵藿之心縱使委棄
于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
冰鑑之差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俯賜覽觀
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二

僕樗散無似黽勉赴官將圖所以効明公國士之知
者而未能也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靜處其

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于世當毀譽得失之衝誠欲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修之于家而多不勉壞之于庭者況僕之所以修之于家者固未至耶昔韓持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是爲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使鄙人不爲夷甫明公不爲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坊牌一事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蓋以此生苟不至於飢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于世庶幾伐檀詩人之所謂耳承明公欲爲置買學田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其事中間委曲區畫使異日不爲人所侵漁則受賜

於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與焉者乃爲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爲利而更欲以是爲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

與郭似菴巡按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餘光者久矣近聞使轍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事盛心豈不感激旣而自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近世牌坊之製益倣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章必

善而人迺勸所癉必惡而人迺懲不然則懸曲木求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即鄉黨自好者正恐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漓俗僕豈不自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踈乎罪莫大於盜名詬莫大於詆調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臯也僕嘗廁侍從之列會才志紕繆又風罹疾疾不能效官荷天子明聖不戮瘵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旄纛表閭閻且不爲侈隱人則深林窈谷杜門棧經羣木石廩豕且不爲陋況僕合瑕積垢以此終世惟

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
庶幾不詒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
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途未遠今是昨
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爲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
燿之飾忘廢黜之後責襲官寵之前榮戾大易補過
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於執事
久矣且積愛生妍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嫌明微先
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於同年者矣自
執事持憲江左于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縉紳間咸
稱誦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衆爲

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友僕豈得以交游故干執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捐寔費無裨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爲暴殄已過矣己丑與第時曾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爲僕建牌坊是兩費也奈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寔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爲枝辭以徼避讓之名重獲罪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幸甚理宜走謝面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荅舒雲川巡按

使節之蒞于南土也且訖事而還之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于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愛于不肖者顧數數有加焉旣不敢以草莽蹤跡溷擾公府念無可爲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茲辱賜牌坊價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時郭徐諸公按于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于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爲編氓則又異矣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疎逖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爲厚施益過于諸

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于編氓之
後其爲瀆尊者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
告返於使人辱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爲罪耳
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二

執事之使於江南也輜車所至風裁凜然順之心竊
慕焉久矣然不敢一拜下風者蓋守編氓之分不敢
自齒於縉紳往來之禮也側聞薦章猥及鄙陋顧某
迂贛無能人也硜硜自守雖僅不失繩墨豈敢謂有
聖賢之志至於樗散抱病雖康濟一身猶且不足豈

敢謂有經時之策而執事過采不虞之論未暇察其
不肖遂以列於薦剡縱僕不自知愧其若左右知人
何哉是以深用祇懼雖然左右之薦賢以爲國也而
先於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卽此舉動已足以勵恬退
之節而激貪競之士其所以繫世風者不少矣顧僕
非其人焉是無以成左右之盛美耳雖然不敢不勉
也所謂經時之策非山人所敢出位以思然聖賢之
學則嘗聞之於載籍而講之於師友之間矣尚當以
山中餘日竭此駑鈍反躬克己以泝諸其身而免於
大不韙焉則所以報荅知己者亦將於是乎在敢布

鄙衷吳越密邇更容翹首再覩激揚之政如何如何

與陳遜齋巡按

某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而交際務施報尚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而慕焉又矣且使節莅敝邑兩辱垂問野人之廬而士夫間亦每傳言執事以道義相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教於左右而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又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爲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

爲無所下交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施之禮皆宜
奔走自効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疎狂當
不若是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某被罪爲民人也諸
公高誼雖過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
民禮自居編氓之役旣非所以僭於縉紳之交稼穡
之論亦非所以參於政事之間是以八九年來其於
公門未嘗敢一窺焉蓋非敢自爲偃蹇誠不敢以瀆
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子之所謂不敢也且某多
病早衰去冬復感陰寒遂成末疾兩足痿痺臥不能
起颯然摧朽已成廢人惟屏跡村莊少藉藥物支持

是以執事之門既未及躬候而執事枉顧又不及擁
篲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
分之不敢自盡嚮往之殷又牽於病之所不能自致
惟有捫心懷慙而已念無以自達於左右故敢以書
上并以爲謝幸垂亮焉

與賈太守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第迂疎無
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
則荅之而已以爲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
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

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仲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
姑奉荅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造贗書以誤左右之聽
聞之不勝惶悚弟自己丑偕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
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囑雖在敝郡縣諸公亦素不敢
有一字相囑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囑于千里之外
亦可笑矣且弟縱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
于之旣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于信
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
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所造贗書發下一覽感感

荅李中谿御史